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英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5)

罗治华 吕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5) /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
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ISBN 7-81029-447-4

I. 英…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75 字数·8.1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00.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盲人乡	威尔斯 (1)
泼辣姑娘玛莉	班奈特 (32)
木马优胜者	劳伦斯 (49)
五十镑	柯巴德 (71)
邱园纪事	伍尔芙 (93)
墙上的斑点	伍尔芙 (103)

盲人乡

威尔斯

厄瓜多尔安第斯山区的大荒原一望无际，在离钦博腊索山三百多英里，与科托帕克希火山的雪坡相隔一百多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与世隔绝的神秘山谷，名叫“盲人乡”。在那遥远的年代里，那个山谷尽管偏僻，还是与外界有过往来的；人们若是穿过那些令人生畏的峡谷和一个冰封的山口，最后就可以进入它的静谧的草地。而且确实有人到过那里，那是几户掺杂着秘鲁血统的人家，他们是从贪婪、暴虐的西班牙统治者的罪恶统治下逃出来的。后来明多班巴火山轰然爆发了，基多城一连 17 个昼夜不见天日，亚瓜奇河水在沸腾。甚至远至瓜亚基亚的河鱼都大批地死亡，漂浮在水面上。太平洋沿岸的斜坡上，到处是崩塌的山岩、急融的冰雪、暴涨的洪水。古老的阿劳卡山的山脊，在轰隆声中，整个儿倒塌了下来，从此切断了探险者通往盲人乡的道路。可是，正当这世界发生如此可怕的震动的时候，那些早年移民中间，却有一个恰好在峡谷的这一边，从此他不得不忘掉他留在那一边的妻子儿女以及所有的朋友和财物，在低地上开始他新的生活。他虽然重新开始了生活，但不幸得了病，以致双目失明了。最后，他受尽煎熬，死在矿井里。可是，他讲述的轶事，却成为至今还流传在安第斯山脉的科迪耶拉斯—

带的传说故事。

当时，他告诉人们，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和一大捆东西一起被缚在一头美洲驼上，进入了那个山谷，后来他如何冒着危险又离开了那个神秘的地方。他说，那个山谷里，有着人们心里所渴望的一切东西——清甜的泉水、翠绿的牧场、宜人的气候，而且山坡上褐土肥沃、灌木丛生、果实累累；山谷的一面斜坡上，有一大片松林，在远处就挡住了崩雪；另外的三面坡，却是青灰色的巨大峭壁，顶端覆盖着冰雪；然而冰川没有流入谷地，而是顺着远处的斜坡流去，偶尔有巨大的冰块坠落在谷地的边缘。山谷里虽然终年不见雨雪，但源源不断的泉水滋润着肥沃的绿色牧场，灌溉着整个山谷的土地。不用说，移民们在那里的日子过得挺不错，连他们的牲畜也都膘肥栏满，繁殖兴旺。然而，有一件事却把他们幸福的生活大大地给毁掉了。一种怪病落到他们头上，使他们所有新生的婴儿——甚至还有几个大孩子——通通都成了瞎子。正是为了找寻消除盲疾的符咒或灵丹妙药，他才不辞辛劳，不畏艰险，走出了峡谷，回到了低地。那时候，人们遇到这类事情，是不会想到细菌和传染的，而只认为是罪孽。在他看来，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源在于：那些移民中间没有牧师，当初一进山谷的时候，没有立即建立一座神龛。他曾经想要在山谷里建立一座神龛——一座漂亮、简朴、灵验的神龛。那时他需要圣徒遗物和诸如此类供人崇拜的圣物和神秘的小圣像、祈祷文。他的钱包里，有一根当地铸造的银条，可他说不出那根银条是怎么来的；他一再坚持说山谷里根本没有银子，瞧他那种坚持的神情，说明他撒谎并不高明。他说，他们那里根本用不着这一类贵重的东西，所以就

把自己所有的金钱和饰物都凑在一起，铸成一根银条，用它去买圣物来消灭病灾。我能想象得出：这个视力模糊的年轻山民对低地的起居生活完全不适应，他皮肤黝黑、形容憔悴，双手紧抓住帽沿，在这场大灾难即将来临之前，正惶不安地对某个目光锐利、洗耳恭听的牧师讲述着自己的经历。我也可以想象：当他带着有神效的灵丹妙药，毫不耽搁，直往回赶时，眼看着峡谷出口的地方，已成了一大片乱石滩，他一定会感到无比震惊。但是接着他又遭到了什么灾难，我就不得而知了。只听说几年以后，他不幸离开了人世。啊，来自远方的可怜的迷路者！那条一度穿越峡谷的河流，如今从一个岩洞里奔涌出来，而那个迷路的年轻人讲得并不高明的故事，则逐渐发展成为“山的那边”某个瞎眼民族的传说，人们至今还能听到。

在那个当时与世隔绝、被人遗忘的山谷里，疾病在寥寥无几的居民中继续蔓延着。老年人两眼几乎变瞎了，只好摸索着行走；年轻人只能模模糊糊地看东西；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两眼完全失明。但是，在这个遗世独立、雪山环抱的盆地里，生活是非常轻松的，既没有荆棘、芒刺，又没有毒虫、猛兽，只有那种驯服的美洲驼（当初移民们连推带拉，顺着峡谷里慢慢变浅的河床把它们引进来的），他们从看得见几乎失明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简直叫人难以觉察。他们带领视力不佳的孩子在山谷里到处行走，直到孩子们把整个山谷摸得熟透。最后，他们的视力完全消失了，但他们还是一代代地生活下去。他们小心翼翼地石头炉子里生火，甚至还学会了不用眼睛控制炉火的生活。起初，他们都是一些纯朴的人，目不识丁，只不过稍微接触过一点儿西班牙文明，

但是却保持了一些古代秘鲁的艺术及其失传的哲学。一代接着一代。他们虽然忘记了许多东西，但也想出了许多新东西。他们原是来自那个广阔的世界，现在却给那个世界的传说蒙上了一层模模糊糊的神话色彩。除了视力以外，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强有力的，能干的。不久，由于血统和遗传的赐予，给他们送来了一个有独特智慧、能说会道、使人折服的人，接着，又送来一个。这两个人过世了，他们的影响却留了下来，这小小的社会的成员和智力都增长了，他们不断地解决着碰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一代接着一代。从那位带着银条走出山谷、寻求神佑、但一去不回的祖先，到这时出生的小孩，已是相隔 15 代了。大约就在这时，有一个人从外部世界无意闯入了这个社会。下面要说的，就是那个人的故事。

他是靠近基多的一个山村的居民，曾经飘洋过海，见过世面，而且读过很多书，是个敏锐的，富有进取心的人。有一支英国登山队来到厄瓜多尔登山，登山队的 3 个瑞士向导中有一个病了，便聘请了他。他先是带着他们东爬爬、西攀登，后来居然打算攀登柏拉斯戈佩特峰——安第斯的马特合恩峰^①，可是他却在那里失踪了。描述这次失踪事件的报道不下十几篇，写得最生动的要算波因特了。他写道：那支登山队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地攀登，终于来到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峭壁脚下。他们在雪地中间一小块突出的扁平岩石上搭起一个宿夜用的棚子；突然，像着了魔似的，努涅斯不见了。他们大声疾呼，可是没有回答；于是他们又是呼唤又是打呼哨，搞得那晚谁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破晓，他们发现了努涅斯摔下去的痕迹。看来他

摔下去时连叫唤一声也来不及。他是朝东边滑下去的，滑到了山的叫不出名字来的那一边。他从很高的地方跌到一个陡峭的雪坡上，然后在崩塌的冰雪中间翻滚，在冰雪上滚出了一条沟痕。这沟痕一直通到一座险峻的峭壁边沿，就在那里消失了。在下面很远的地方，透过蒙蒙的雾霭，看得见一些树木耸立在狭窄的、封闭的山谷里——那就是湮没无闻的“盲人乡”了。但这些旅行者不知道那是“盲人乡”，也看不出它与高地上其他狭长的山谷有什么不同。这场灾难使他们大为扫兴，到下午，他们便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波因特还没来得及作出新的登山计划，就被派去打仗了。如今，柏拉斯戈佩特峰照样巍然屹立，不可征服，而波因特在雪地里搭的棚子早已支离破碎，无人问津了。

摔下去的人大难未死，他活了下来。

努涅斯从雪坡的顶头往下滑了 1000 英尺，跌倒在另一个更为陡峭的雪坡的深深的积雪中，又从这雪坡上摔了下去，直摔得头晕目眩，昏了过去，幸好没伤着骨头。最后，他滚到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坡地上，在雪坡的尽头，静静地躺在被他带下来、救了他性命的松软的雪堆里。他终于苏醒过来，蒙蒙胧胧地觉得自己像是躺在病床上。不一会儿，凭着山民特有的本领，他明白了自己的困境，于是他先扒松身子周围的雪，稍事喘息后，又不断地扒起来，直到星光闪烁时，他才停了下来。他胸脯贴着地，平趴着休息了许久，搞不清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他把全身上下检查了一遍，发现好几颗纽扣掉了，上衣后摆翻到了头上，口袋里的刀子丢失了，帽子也不见了，虽然他曾经把它系在脖子上。他回想起当时他是在寻找碎石块，想把棚子一边的墙再

垒高一点的。他的碎冰斧也不见了。

他断定自己一定是摔下来的，抬头向天上望时，只见月亮正在升起，苍白的月光下他那一路摔下来的可怕的痕迹更显得吓人。他躺了会儿，茫然地凝视着高耸的灰白色大峭壁，随着夜色的逐渐消失慢慢地显现出来，它那幽灵般的神秘的美一时间吸引了他，他猛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可是笑声中带着啜泣。

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明白自己在靠近雪地较浅的一边。下面的缓坡上，洒满了月光，他隐约看见一片黑魑魑的、起伏不平的草地，上面满是石子。他忍住浑身的剧痛，挣扎着爬起来，痛苦地穿过松软的雪堆，又朝下一直走到草地上。到了那儿，他与其说是躺倒，不如说是跌倒在一块圆形的石头上。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酒瓶来，猛喝了一口，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了……

下面远处树林里小鸟的歌声把他唤醒了。

他坐了起来，发现自己是在一座大峭壁脚下的一个小山丘上，峭壁上有一道沟，他就是从那儿带着积雪滚下来的。在他对面还有一堵极高的石墙，两堵峭壁之间的山谷向东西绵延而去，沐浴在晨曦中。朝霞映照着西面一个倒塌的山岳，乱石堵住了向下倾斜的峡谷。在他脚下，像是有一座同样险峻地峭壁。但在雪地后面的一道沟里，他发现有一个仅容一人攀越的“V”形岩石裂口，正滴着雪水。一个陷入绝境的人是敢于在那儿闯险的。可是结果却不像他所预料的那么困难，他轻而易举地闯了过去，终于踏上了一个孤零零的山丘，接着，他爬过一块大石头，没费多大劲又爬上了一个陡峭的、树木繁茂的斜坡。他确定了方向，决定顺着峡谷朝

上走，因为他看见那儿的地形变得开阔起来，展现出绿茵茵的草地。眼下，他清晰地瞥见在草地之间，有一排石头房子，样子很新奇。他不时地像是在贴着峭壁爬行。过了不久，太阳慢慢上升，山谷里的阳光消失，小鸟也停止了歌唱，周围渐渐变得寒冷、黑暗了。但那远处有房子的山谷却显得越来越亮。不一会儿，他来到悬崖下的碎石堆上，在岩石中间，他注意到——他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一种陌生的蕨类植物，像是从乱石缝隙里伸出来的深绿色的手。他摘了几片叶子，嚼着叶茎，觉得它可以充饥。

大约到了中午，他终于走出狭窄的峡谷，来到平原，沐浴在阳光里。他浑身僵硬，精疲力竭，在一块岩石的阴影里坐下，灌了一瓶泉水，一气喝了下去，又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朝那些房子径直走去。

那些房子在他眼里显得很古怪，而且，他越看越觉得那山谷的整个形状奇特。山谷表面的大部分是葱翠的草地，到处开满了美丽的花朵，看来浇灌得特别精心，显然，在这儿，人们割草的时候是有计划地一块一块割的。在高原，山谷被一堵高墙，还有一条环形似的水渠围住，浇灌草地的水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在更高的斜坡上，成群的美洲驼在嚼着稀疏的牧草。紧靠着界墙，有一些棚子，显然是美洲驼的厩房。灌溉用的渠水朝下流到山谷中心的主渠里，主渠两边都有齐胸高的墙挡着，使这与世隔绝的地主具有一种奇异的都市风貌；条条小路都铺着黑白两色石子，路边还有奇特的，小小的镶边石，小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简直可以跟大城市媲美。那个中心村子的房屋跟他所知道的山村里草草搭成的横七竖八地挤成一堆的房子全然不同。它们排成一长

排，坐落在洁净得惊人的大街两旁。在五颜六色的房子正面，开着大门，但平坦的正墙上却连一扇窗子都没有。房子的色彩显得特别不协调，墙上抹着石灰一类的东西，有灰色的，黄褐色的，蓝灰色的或深褐色的。这位探险者一看见墙上涂得这样古怪，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瞎子”这个词。他想，“干出这种活儿的家伙，一定瞎得跟蝙蝠一样。”

他从一个陡峭的地方下来，走到围着山谷的高墙和水渠边，水渠里多余的水在山谷附近溢出来，流进峡谷的深处，形成一道细线似的小瀑布。眼下他可以看见一群男女在草地较远处的草垛上休息，像是在打盹。靠近村子的地方，躺着一群孩子，再过去，就在村子旁边，有3个男人挑着担桶在一条从围墙到房子的小路上走着。那3个人穿着驼毛织成的衣服、扎着皮带，脚上穿着靴子，头上戴着遮住后颈、有护耳片的驼毛帽子。他们排成一行，一个跟着一个，慢慢地走着，一边走一边打着呵欠，好像一晚没睡似的。他们的举止悠然自得，从容大方。努涅斯犹豫了片刻，然后，挺直身子站在大石头上最惹人注目的地方，用尽全力叫唤起来，喊声在山谷里回荡。

那3个人停了下来，晃动着脑袋，好像在朝四周环顾。他们的脸转来转去，努涅斯使劲地打着手势，但他们好像什么也没看到。过了一会儿，他们朝山谷右边走去，走了很远，一边走一边大声叫唤着，好像是在回答努涅斯。努涅斯又一声声叫唤起来。当他又一次徒劳地做了那些手势之后，“瞎子”这个词重又在他的脑海里出现，“那些个傻瓜一定是瞎子，”他说。

努涅斯就这么叫骂了一阵，最后，从小桥上跨过河去，

穿过围墙的一扇大门，走近那3个人，这时他已肯定他们是瞎子。他确信这就是传说里所谓的“盲人乡”了。随后他便预感到自己即将进行一次伟大的、非常值得人们羡慕的冒险活动。那3个人肩并肩地站着，没有看他，而是用耳朵对着他，根据他那陌生的脚步声对他作着判断。他们紧挨在一起，像是有点儿害怕，他看见他们的眼睑紧闭、凹陷，仿佛那里面的眼球干缩了。他们的脸上流露出近乎畏惧的表情。

“是个男的，”一个人用使人难懂的西班牙语说：“是个男人——一个男人，要不，就是个鬼——从大石头上下来了。”

努涅斯像一个刚踏进社会的青年人似的，迈着充满自信的步骤朝前走着，所有关于这个湮滑无闻的山谷和“盲人乡”的传闻轶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一句古老的谚语，像是乐曲中的迭句，在他的思想中闪现：

“盲人乡里独眼为王。”

“盲人乡里独眼为王。”

他彬彬有礼地向盲人们致意，一边和他们攀谈，一边东张西望。

“他从哪里来，佩德罗兄弟？”一个人问。

“从岩石上下来的。”

“我从山的那边来，”努涅斯说，“那地方的人能够看得见东西。那儿靠近波哥大，居民有1万人，离开这里很远，视力达不到。”

“视力？”佩德罗喃喃地说，“视力？”

第二个盲人接着说：“他从岩石那儿来。”

努涅斯发现他们的衣服式样很奇特，每件衣服的缝法都

不相同。

他们一齐向努涅斯走去，各自伸出一只手。这些张开的手指向他伸来，使他大吃一惊，不由得往后退去。

“上这儿来，”第三个盲人紧跟着朝他走近一步，一把抓住他说。

他们抓住了努涅斯，二话没说，就把他从头摸到脚。

“小心，”一只手指触到了努涅斯的眼睛，他叫了起来。他发现他们把他的眼睛，连同颤动的眼睑当作是怪东西似的。他们又摸了一遍。

“一个怪物，科雷亚，”那个叫佩德罗的说，“你来摸摸他的头发，粗得就跟驼毛一样。”

“他粗糙得像是石头里蹦出来的，”科雷亚说，他用一只温柔、潮润的手摸着努涅斯那没有刮过胡子的下巴，“也许他慢慢地会长好的。”努涅斯稍微挣扎了一下，但他们把他抓得更紧。

“小心，”他又说了一遍。

“他会说话，”第三个盲人说，“那他当然是人啦。”

“呸，”佩德罗说，他摸到了努涅斯粗糙的衣服。

“那么，你到世界上来了。”

“我是从世界上来的。从山和冰川的那一边来；我爬过很高很高的山，爬上那高山，就像走完了到太阳的一半路程。我从广大的世界来，那地方到海边有 12 天路程。”

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听他的话，“我们的祖先告诉过我们，人可能被自然力量所创造，”科雷亚说，“那就是事物的温度、水分和腐烂——腐烂。”

“让我们把他带到长老那儿去吧，”佩德罗说。

“先叫一下吧，”科雷亚说，“要不，孩子们会害怕的。这可是件怪事。”

于是他们叫喊起来，佩德罗走在最前面，拉着努涅斯的手；领他到房子那边去。

努涅斯把手抽回来，说：“我自己能看见。”

“看见？”科雷亚问。

“是的，能看见，”努涅斯转向他说，可偏偏在佩德罗的担子上绊了一下。

“他的感官还没有发育完全，”第三个盲人说，“他走路磕磕绊绊，又尽说些没意思的话，牵着他的手走。”

努涅斯说：“随你们的便吧，”说着，笑了一下，就让人领走了。

看来，他们对“视觉”一无所知。

好吧，等到适当的时候，他会告诉他们这是什么东西。

他听见有人在叫唤，接着便看见一群人挤在村子的路当中。

与“盲人乡”居民们的初次会面，对他的神经和耐心的考验远远超出他的预料。他越走近，那地方好像显得越大，而墙上涂灰泥的方式也越发奇怪了。一群孩子、男人和妇女（他高兴地注意到，有些妇女和姑娘尽管眼睛也是紧闭和凹陷的，但脸蛋儿却长得挺漂亮）朝他围拢来，抓住他，用柔软、敏感的手去摸他，嗅他，仔细地听他说的每一个字。然而，也有一些少女和男孩子好像害怕似地躲得远远的。确实，比起他们的低声细语来，他的声音听来又粗又刺耳。他们团团围住他，他的3个领路人紧紧护着他，尽力摆出一副据为己有的姿态来，一迭连声地说：“这是从岩石那边来的

野人。”

“波哥大，”努涅斯说，“波哥大，翻过山顶就是。”

“野人——净说野话，”佩德罗说，“你们可曾听说过‘波哥大’这个词，他简直还没有脑子，他才刚刚会说话。”

一个小孩捏着他的手，嘲笑地说，“波哥大！”

“是啊，那是个城市，我是从那儿到你们村子里来的，我从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来，那里的人们都有眼睛，可以看见东西。”

“他的名字叫波哥大，”他们说。

“他走路老是磕磕绊绊，在我们把他带到这儿来的路上，他就绊了两次。”

“把他带到长老那儿去。”

他们突然把他推进一扇门，进了一间黑咕隆咚的屋子，只有屋子尽头闪着一线微弱的火光。那群人紧跟在他后面，把从门口映入的微乎其微的亮光也遮住了。他还没来得及稳住自己，就已一头栽倒在一个坐着的人的脚下。他倒下去的时候，伸出的手臂还碰到一个人的脸，他感到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便听到有人生气地叫了起来。好多只手抓住了他，他挣扎了一下，这可是一次众寡悬殊的搏斗，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便老实地倒下了。

“我摔倒了，”他说，“在这一片黑暗里，我什么也看不见。”

围着他那些瞎子们住了手，好像要弄明白他说的话。接着是科雷亚的声音：“他不过刚刚成人，他走路磕磕绊绊，说的话稀奇古怪，一点没意思。”

其他的人也谈论着他，他没完全听清和弄懂。

“我可以坐起来吗？”停了会儿，他说：“我不再挣扎了。”

众人商量了一下，让他坐了起来。

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开始盘问他，于是，努涅斯试图向那些住在“盲人乡”的一片黑暗中的长老们讲述他打从那儿来的天地广阔的世界，讲述天空、群山、视觉和诸如此类的种种奇事。但是他们对他所说的既不相信，也不明白，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甚至连他所用的词儿，也有许多听不懂。那些人双目失明，与有视觉的世界隔绝，已有14代了。所有关于视觉方面的词儿已在他们头脑里消失、变样了。关于外部世界的传说褪了色，变成了童话故事；他们不再关心石坡上面、围墙以外的事情。盲人们中间出现了天资很高的人，他们对从有视觉的年代里带来的那点点信仰和传统产生了疑问，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当作无稽之谈抛掉了，而用新的、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来代替它们。他们的许多想象随着他们的眼睛一起枯萎了，于是他们便用更为敏感的耳朵和手指使自己获得了新的想象力。努涅斯慢慢明白了这一点。他原来认为他们只要知道他的身世和才赋后，就会对他惊叹不已，肃然起敬，这种希望看来是落空了。他笨嘴笨舌地企图向他们解释什么叫视觉，但他们却置若罔闻，好像这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在语无伦次地描述自己模糊不清的、新奇的感觉似的。于是他只好尴尬地坐下，听着他们的教训。盲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向他解释起生活、哲学和宗教来，告诉他世界（指的是他们的山谷）本来是一个岩洞，后来首先出现了没有触觉的无生物，还有美洲驼和其他一些几乎没有知觉的生物，接着出现了人，最后出现了天使，人们只能听